

四書章句集注

六



孟子

史記列傳曰孟軻



朱子集註序說

通監以伐燕之歲為宣王九年則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其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

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

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

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

六十一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

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者與楊也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

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苟與

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 ○又曰孔

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

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

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

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顛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

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

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

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

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

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

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

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

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

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

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

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

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目是有溫潤含蓄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

天地懸隔

孟子集註序說

孟子卷之一

朱子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稱稱王蓋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

賢者而孟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

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

聲譽於豎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

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千里出車萬乘也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

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其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

其下化之自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結上文之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理則不求利而

利心無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

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意

學著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書至

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

裁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

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也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是

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

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 ○子夏之見

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子夏之見

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

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

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

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

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

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棘麋音憂鶴詩作翬戶角反於音鳥。此引詩而釋之

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

靈臺言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來趨父事也

靈沼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

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歡美辭物滿也孟子

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

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

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

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此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

禁害何也禁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亡吾乃

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日之甚也孟子引此以

明君獨樂而不能保其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

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

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

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

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

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

而

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  
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

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

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  
彼也揚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

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

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

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

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

音鳥。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

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也罟網也洿

空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

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

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

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

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

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

此為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

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

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

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許六反

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

王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

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

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

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母用牝之類也七

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家矣庠序皆學

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

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

為悌頒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

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



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相敬長而代其  
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  
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  
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  
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

**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 歲也是何異於刺  
人而殺之曰非我也 兵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萃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  
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  
狗彘得食而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  
於民飢而多死猶不知發則凶是知所移特民間之粟而  
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  
者之殺不加多歸罪於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  
民至焉。如則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  
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  
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  
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  
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

未改耳。○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安承教。安意以受教。孟子對

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挺徒頂反。以

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曰庖有肥肉

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於民

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

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惡去聲。父母也。惡在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

惡在也。惡在也。○君者民之。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

父母也。惡在也。○君者民之。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

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音

勇為去聲。○備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

為從衛謂之芻靈。畧以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則有  
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  
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  
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  
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

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梁  
避害未嘗頃刻而志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梁

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

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

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此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也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仁政則天下之民歸

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

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

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獲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

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

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謂敵國也彼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溺於水

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

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

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

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

本音○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

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

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

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

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

也孰能一之也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嗜甘孰能

與之王德問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

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

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

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

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猶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

扶淳音字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周七八月

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淳然興起貌禦

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須類也蓋好生惡死人心

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

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巳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

有不以為為迂者矣子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

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

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

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齊宣王問曰齊

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也齊桓田氏名辟疆諸侯皆

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

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

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曰德何

無以必欲言之而不上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

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曰若寡

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

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

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斲斲若無罪

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不識有諸斲音核舍上聲斲音斛斲音速與平聲○胡

其斲也斲音核舍上聲斲音斛斲音速與平聲○胡

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

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

牛之

殺練而不忍殺即所謂則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

牛即不忍其殺練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信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知百姓所識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

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怪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

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

既所不忍鬻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

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村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

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

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

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

為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

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

之末毛也。許猶可也。未銳小。而難見也。與新以車載薪大而

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思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

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

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

而今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

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

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

折枝之類也折音叶語去聲為長者之為去聲長上聲

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

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

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謂我之弟。運於掌。言易也

吾幼謂我之兄弟人之幼謂人之兄弟。運於掌。言易也

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

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寡妻寡德。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

本同。一氣及於非但。若人之推其同類而已。故古人之必由親

以之。遠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

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權稱錘也。待洛反

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謂難齊必

以權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齊必

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其甚於物者。今王

恩及禽獸。而不可不度。不至於百姓。是推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

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抑王與甲

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

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

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練

之牛者故指以問王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

大欲也欲不以此而變之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

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

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

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

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

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

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

雙近習變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

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人

事緣木求魚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

言必不可得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

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

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

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

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

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

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

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

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

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

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

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

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

反其本則所欲者不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

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產

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

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罔胡登反辟與

○恒常也產生業也常產可常生之業也常心人所常

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

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

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

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

產而有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

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

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

見也此所謂無常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

產而無常心者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

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

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章

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

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揚氏曰

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彼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熟霸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功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他日

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漸其好之不正也曰

王之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樂

之樂古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

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

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臣請為王

言樂為去聲○此以下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

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

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子

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鍾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頰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



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

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

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

與民同樂也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之樂首洛○與民同

也所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樂則

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

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

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

異耳若必欲孔子之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

之急務所以不為同類則雖奏以咸英韶護無補於治也故

孟子告齊王以此○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

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

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

下有其二之後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

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

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

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

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

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

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齊

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

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

大故大王事德音熏鸞音育句踐音句事吳音無

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或不敢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  
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  
而吾所以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  
詩大雅所以事之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雉鬻也句踐越王  
各事見國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  
語史記

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  
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  
曰畏天包含編履無不思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  
度不敢縱逸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我將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大好勇故不能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敵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

以篤周枯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  
也小勇血氣所發為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

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  
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篤厚也枯福也對答也書曰天降

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  
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

取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與  
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  
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亦有罪者我得

不好勇也王若暴亂而武已於水則天下之民惟恐王之  
如此而武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王之

好勇耳○此章言人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惟小事大以交  
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惟小事大以交  
勇義血氣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

之理人欲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

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

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

不得者非但當與之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

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

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

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

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舞音朝

朝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舞皆山名也晏子

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

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

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符音

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

時之俗語也豫樂也述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

秋循行郊野察民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

者一遊一豫皆無恩惠以及民而諸侯今也不然師行

而糧食飢者非食勞者非息嗃嗃民乃作慝方命

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嗃音古縣反○今謂

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糧之屬

嗃音古縣反○今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而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厭謂之流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流廢也

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

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

者惟在君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

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

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涉里反招

與韶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與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

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律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

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

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

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

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齊宣王問曰人皆

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

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

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

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

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

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

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嗇矣富

人哀此榮獨與平聲擊音奴鰥姑頑反嗇工可反榮音

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

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

市譏察也征稅也閨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  
商賈之稅也澤謂瀕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  
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  
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  
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寄可也榮因悴貌  
王曰善哉

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

于囊惠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

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離音侯橐音托戢詩作輯音集

而不可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

篇積靈積也餓乾糧也無底曰橐皆所以盛

威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幽也何有言不

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

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

之有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

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

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王又言此者

奢後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

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

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

岐山之朝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字居也曠空也

無怨曠者是也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揚

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

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

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

圃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欲同行異情循理而

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

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已

非得失之歸所以去遠矣故孟子存天理其法以疏而實密

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故而存天理其法以疏而實密

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所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  
辨山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子

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

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

也棄絕也及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

也其屬有鄰士遂士之官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不能答也其憚

於自責取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孟

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

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臣

與君同休戚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臣

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王曰

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

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如不得已

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

也不謹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

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

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

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

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

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

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

不得已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

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

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如

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繼反○放置也書曰臣弑其君可乎桀紂天子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

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

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

不復以為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

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

暴則可不然是未○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

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

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

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

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

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

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

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

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

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宣王問曰

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

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

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孟子對曰取之而燕

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

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

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

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以萬

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斝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

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執亦運而已矣斝音舟食音

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

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

得。○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

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書曰湯

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

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

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

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

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

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

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

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

為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

-6 158 31 931" data-label="Text">

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

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

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

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

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甲燕若能如湯



之征萬則燕人憐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

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

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倪同倪五稽反

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而道止及其未發

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泮身與則是為暴

以術○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

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

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關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

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孟子對曰凶

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

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

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

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

君及有司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

也尤過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求富是以

有司知重欽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

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欽之凶年則散之恤

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滕文公問曰

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滕文公問曰

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滕文公問曰

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滕國各○孟子對

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齊一焉擊斯池也築斯

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無已見前

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

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於心者不能也○此

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

愛民不可饒倖爾苟免

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也孟子對

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

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幽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

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扶音

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

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

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

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

於為善使其可繼而後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

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儻幸於其所難必

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

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

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

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

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

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

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

爭先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

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

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大王則避之不能則

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守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

也守正而後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取之禮之可也○楊

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

其甚恐則以大王之故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

不夫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文不若效死之為愈

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出俗觀之則可

謂樂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

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魯平公將

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

與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

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

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乘

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

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

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

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

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

祭禮五鼎大夫祭饋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不見也嬖

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

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相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

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

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能使之者然其

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不能為哉○此

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

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朱子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各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

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父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蹙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

父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揚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

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

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言也。願望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

不足為與與平聲。顯顯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

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

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

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

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

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

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

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

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

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

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

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

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

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鎡基田器夏也時謂耕種之時

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

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

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其勢之易也三代

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難大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惟悴於虐政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

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

待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

所以傳命也孟子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

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聲○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公孫丑

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

又設問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偉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或而動其心

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

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

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不動心之主北宮黜之養勇

也不膚撓不自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

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

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黜伊糾反撓奴效反朝

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

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

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

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

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

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

矣舍去聲下同○孟好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

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

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

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

也夫音扶○黜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

反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

氣象則各有所以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

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昔

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

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

往矣好去聲慄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

今也衡纜又曰棺束縮二衡三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

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

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

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師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  
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音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  
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  
言有所不安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更求其理於心於  
心有所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  
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  
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  
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未盡  
之詞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為志之卒徒者也  
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  
為至極而氣即次之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  
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既曰志  
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  
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

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天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

心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  
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  
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  
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  
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

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  
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  
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  
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  
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情  
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  
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以當大  
真然而無覺悍然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治亦  
不顯而巳爾  
而升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  
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

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

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養而無

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

塞乎天地也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

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

識取又曰浩然無虧欠時

**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

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義道而為之助使其行

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氣則其

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

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

**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篋反又口劫反。集義猶言積

如齊侯襲莒言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

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

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

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

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

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

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

**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

**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

**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

**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

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史之有事正頌期也春

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

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

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以集義為

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



按也其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不耘者忘其芒所有事擾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振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何謂知言曰誠然者蓋不能免於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

**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

**起必從吾言矣**

而孟子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邪僻也道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有言皆本於心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可言之病而如此。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就不可易者如此。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就不可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辯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

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 **宰我子貢善為說**

**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

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有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曰惡是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

**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

**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

**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

**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告之也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教不倦者仁之指孔子也及物再言是問者智之所深推之昔

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

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孫丑一節於氏亦以為皆公

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夫耳安處也公孫

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

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

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

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

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

乃相湯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

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

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曰然則有同與曰有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本根

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

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

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宰我曰以

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

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子貢曰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

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

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  
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過其情者而見其皆  
莫若夫子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

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

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

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

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

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

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

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

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

無適而以為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

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也詩大雅文王

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鄭氏曰

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

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孟子曰

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

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也然如惡之莫如

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

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

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

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

立事國家閒暇可以為之時也詳詩云迨天之未陰

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

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謹敢侮之徹直列反土

繆武彪反。○詩幽風鷓鴣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繆綿補茸也。備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子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君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子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教音傲。言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結上文。詩云求言配命自求多福太

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大雅文王之篇求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違違猶緩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也。德之異於眾者。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

抑之少則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前解見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田但使出力以助耕公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幸行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之物因各得其地

生動物之心以為心所以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

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

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有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

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

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黠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發非由此三求聲名

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

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

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由是觀之無惻隱之

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

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已之不善也惡

以與人之所以為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

也人之所以若無此則不得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

之言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

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

見於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

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

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

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

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

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

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

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慎也。函音舍。○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

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處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

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此而自不為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不由與猶通。○以不仁故不智。如恥之莫如為仁，此

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

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禹聞善言

則拜，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

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言舜

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已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之舜

剛微耕于壁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

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

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

其在人者有以及於人○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

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

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

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

雖有善其辭命而受者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

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先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屑趙

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柳下惠不羞

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

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

能免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

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楊音程焉能之焉於處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

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闕憂也爾為爾至焉能免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

援而止之而止者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

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

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也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

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

持久必有值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

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

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

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

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孟子將朝王王

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

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

章內孟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

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

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

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

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

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不得已而

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



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

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

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

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

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也。惡數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

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

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宮不俟履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

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

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

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

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謙口。簞反。長上聲。○慊

恨也少也。或作謙字書少為口。銜物也。然則謙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

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

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比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

慢於齒。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

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大有為之

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今

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其所受教好去聲。可從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教謂聽從於己。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

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孟子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實師之位非當

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實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若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下交而德業成矣。○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

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

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

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乘金好金也其價兼

倍於常者一。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當在宋也。予將有

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贖徐刃反。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

不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

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

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處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

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

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平陸

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五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

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伍

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大政使然非我所得事為也。曰今有受人

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救與芻矣求救與

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

距心之罪也

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故之義之也。故致其事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

而去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

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

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與邦矣。然而齊

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孟

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立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

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逆。鼃鳥花反。為上公聲

靈立。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由。可以。蚺鼃諫於王

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還也。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

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譏孟子道。公都子以

告公都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

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

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

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孟子為

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

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

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

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

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行。故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

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靈不

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齊

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曰古者棺槨無

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

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

聖厚以遠非特為已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

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制所不當

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

人心獨無悅乎比必二反校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

膏於人子之心豈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

不快於人子之心豈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

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

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

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

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

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

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

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

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

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天吏解齊

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

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揚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

矣○燕人畔王曰吾其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

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

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

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

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

而誅之也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

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

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

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

矣或曰周公之愛管叔不如舜之愛象何也游氏曰象

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

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

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

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在

之至其用心理一人倫也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

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

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

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

蓋羞惡之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

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辭夫方且為之曲為辯

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

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

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

章之前則孟子之意○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以於齊

去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

今又棄寡人而歸可以繼此而得見平對曰

請耳固所願也

潮音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

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

盍為我言之

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於

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

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

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

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

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

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

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

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

而及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

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

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

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音僕。下同。晝也。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

卧為去聲。下同。隱於斬反。隱憑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

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

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油柳

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

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也泚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

也繆公尊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在其若之左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

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

也我之卧而不應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

豈為先絕子乎 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

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

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也尹士齊人也干求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

孟子弟子也 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

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

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幾平聲所

而不可言然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

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

止也揚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

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

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 予豈若是小丈夫

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

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形頂反見音與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

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

之之情而荷藿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

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也此一

時也此彼前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

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

尹萊朱太公望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

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

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音夫

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遇於齊是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

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

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

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繼而有師命不

可以請父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破兵

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

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二





